年轮

1. **圆点**

2017.1.13、大学四年级、22岁、待业、实习生、同时也是数学系的一名小学生。

似乎还可以冠以自己更多类似的标签。可是，这些标签能够描述我，是一个怎样的人吗，或者说，怎样的一种生物？我不擅长归纳总结，提到过去，记忆如同发生了链式反应。一个片段，一段场景。它们不停的交替、轮换、重复、很难终结。我不知道下一秒我会想到什么，如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记忆的顺序，它是一段随机数，混乱、毫无规律。

同僚们总是会对自己的学校议论很多，或褒、或贬、或自夸、或吐槽。不过对于华农，我不想过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我只想说，它真的很好。

2013.9.1，刚刚踏进华农。那时的校园，经历了几场暴风雨地摧残。因此，对华农的第一印象便是残枝、落叶。可以说并无好感，但也不能说有什么厌恶。因为山山水水、树枝、落叶，它们就在那里，不争吵、不喧闹，很简单、很安谧。那种感觉，平平淡淡，就像在麦当劳随意瞥见的那位头发蓬松的女孩子，明显的黑眼圈，不甚出众地容颜。她认真地做着功课，发觉有人在注视，抬起头那一抹阳光爽朗的笑容。那是一种谈不上惊艳，但着实打动心扉地真实感、亲切感。

踏着石板、跨过积水、避过残枝、躲过垂露，径直深入宿舍区，结识了大学时期最初地几位同僚。

1. **一轮**

宿舍是六人间，舍友来自天南地北。是偶然、也是侥幸，六人中正有为数不多的湖北老乡。

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。精明、能干，自古以来就是湖北人留给他人的记忆。谈起湖北，江汉平原、鱼米之乡、屈原、宋玉、道家圣地——武当山······

太多太多，我都可以聊上好几个日月。而这太多的太多，也为湖北，以及湖北人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。

其余数人，河北人直率豪爽、四川人平易近人、江西人朴实真诚、广东人聪明可爱。因此，很难付出真心的我，和这些本没有几分联系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，倒也算相安无事。

学期伊始，通过一个偶然的误会，我结识了这么一个人，整件事如今想来或许带有些喜剧色彩。此人对我来说，如同孔子之于曾皙，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。他像是一份乐谱，为我整个大学时期为人处世交友做事提供了一个基准调。四年前的我，应该是期待着奏出天籁之音的吧，却不想我天性本作、自以为是，以至于虽有良师（也是益友），副歌部分却不如人意。人世间的事，想必是没有十全的吧！

1. **二轮**

在真相大白以前

人总爱护与自己亲近之人的短

直到水落石出

要么继续要么一连串被打脸的惊慌

空间中，有这么一个人，我喜欢了她的文字好久。她的每篇说说、心情，我都会很认真地去理解、去品味。仔细想想，那时的我，就如同回到了中学年代，在阅读理解时偶遇了一篇感同身受的文章。

然而，十分戏剧性的是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家住何方。我想，对于她来说，恐怕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追随者、倾慕者。我们不曾谈过理想，不曾聊过人生，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但是我能想象她是一个亲切的人。

我还能想象到她的面容。她有着黑色的短发，刚刚盖过耳朵的程度。带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嘴巴可能要比樱桃小嘴稍大一些（红枣小嘴？笑~）。

她也是一个粗豪的人，我知道用“粗豪”来形容一个女子甚是不妥，但思来想去，也想不到更合适的词语。已忘了曾经在哪里读过一段文字——“所谓文艺，不是一种技艺亦或是事务，而是一种广泛触及人生根本意义的社会原动力”。毫无疑问，她是一个很文艺的人，但绝不至于悲天悯人、感时伤事。她的文风很真实，没有过多的藻饰，有时甚至有一些粗疏豪放、不拘小节，这便给了人一种李易安早期的感觉。她不是博览群书、久居深闺，整日寻寻觅觅、却总是冷冷清清的才女。她是侠女，而这样的侠女，樱桃小嘴本身就是不合适的。

我并不想和她认识，确不是因为害羞，不好意思什么的。而是这世间的许多事就如同那花谢与不谢，妙在那知与不知之间。

1. **三轮**

无巧不成书

无巧不成戏

无巧不成生活

无巧不成生命

这个世界，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概率是五千分之一，相知是两亿分之一，白头偕老是五十亿分之一，而这种白头偕老是怎样的白头偕老呢？猜想，若是执子之手、相依相偎，烟雨朦胧中，在亭中看雨；春打六九时，看柳梢抽芽；看蚂蚁搬家，看蝴蝶恋爱；看云、看山、看水、看瀑布，看眼前的佳人，甜甜地入睡。这样的缘，又有多少概率修得来？

周末与朋友聚餐，天南地北的朋友们，所谈的话题自然也是十分迥异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联谊、聚餐之类的活动所谈的话题终归会汇集到恋爱问题上，然后发展成前两年颇为流行的玩法，对，大家好像称之为真心话，不过没有大冒险罢了。甲君分享了自己与同性之间的恋爱趣事，乙小姐讲述了她上一段恋爱的憾事。大家的生活真实多姿多彩啊！而这其中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字，巧合。

旅程中，曾经相伴过一个女子，暂且称为某君吧！某君与我相识、相知、分开都是在学校。在那个特殊的年龄段，青涩、无知、好奇、无惧这些标签，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开的，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就算是今天想来也忍俊不禁的事情。

出演过“醒来觉得甚是爱你”这般矫情，也耍过故意买站票回去的小心计；那时总是毫无保留的宣泄心情，而忽略某君可以承受的压力。晚安，那时常说吓死人的话语，我无法做到有你的梦，我不要深埋在睡眠的牢里。真愿多看看你、听听你，但我是无法不闭眼的。我要做梦了，倘若这次再没有你，准不能活。类似这样的话，是人，都会害怕的吧！

归家时，为了赚得眼泪，也做足了铺垫。说，愿不愿意看见我，让我再做一遍归家的梦吧！你一定来站台接我，对不对？我带了巧克力你吃。明明是满满心机，怎么可以讲得如此真诚呢？

而我和某君终究还是没有到最后。

到底，怎样的巧合，才能一人、每天、清晨至夜深?